



埃尼奥·莫里康内 AulosVox 二重奏音乐会的报道

马西莫·普里维特拉 编剧



埃尼奥·莫里康内的长笛和女高音.....

2023 年 11 月 15 日在罗马“歌德学院”礼堂举行的 Duo AulosVox 音乐会报道

不要被这篇报道的标题“埃尼奥·莫里康内的长笛与女高音”所迷惑，它会让你立即认为这是一场专门向两届奥斯卡奖得主罗马大师致敬的音乐会。2020 年 7 月离开，因为那是错误的。我向你承认，这是一个典型的点击诱饵标题，多年来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经常使用，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即时的和简单的沟通，可以让分心的读者（但也真正细心一）立即受到关注并（也许）导致阅读文章，这在当今快速的时代和节奏中并不是那么错误和激进。现在，这是由下面的署名者向您透露的，他显然决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不仅是因为刚才描述的原因，而且因为 AulosVox Duo，他熟练地演奏了绝对、古老和

当代音乐节位于罗马著名的歌德学院礼堂内 (Via Savoia 15 号)，由长笛演奏家保罗·赞皮尼 (Paolo Zampini) 和女高音西尔维娅·卡普拉 (Silvia Capra) 组成。



这位长笛演奏家作为独奏家与埃尼奥·莫里康内 (Ennio Morricone) 合作录制了许多他的原声带和世界各地的音乐会 (从 1985 年到 2020 年 1 月的最后一次)，包括与另外两位历史性合作者一起录制了完整的歌剧《绝对是埃尼奥·莫里康内》(Absolutely Ennio Morricone) 奥斯卡奖得主、钢琴家 Gilda Buttà 和大提琴家 Luca Pincini 的合作 - 我邀请您观看 Soundtrack City 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一集 (第1部分e 第2部分) 这是我的[审查第一张专辑的](#) 前面提到的莫里康尼安-。然而，这不仅证明了报告文学的标题，而且它实际上只是一篇文章；事实上就是这样

主要是因为音乐会节目中收录了莫里康内的两首绝对音乐：1993年的《哇！……为一个想做自己想做的歌手兼演员而作》，为一位曾经在歌剧中表演的歌剧演员创作。每次在罗马大师的家里吃午餐或晚餐时，都会说“哇！”，作为一种欣赏的感叹（正如赞皮尼在演出前愉快地叙述的那样，他和西尔维娅·卡普拉对每件作品都进行了详细而精彩的旁白）在演出列表中，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在这种“严肃”的音乐会背景下，以我的拙见，这是错误的，因此为两位表演者额外鼓掌）以及绝对的第一次表演（这一元素赋予了这场演出更大的例外性）音乐会）

2013 年为长笛独奏而作的《CinquantEnNico》，献给他的朋友 Nicola Schittone

2013 年 9 月 20 日，他已满 50 岁。这首歌的标题是莫里康内愉快地发明的，如果你读得好，最重要的是注意到，它连贯地指的是他的西西里裔朋友庆祝的半个世纪——一位皮肤科医生，与埃尼奥的专业音乐世界无关，但他的伟大而热情的追随者 - 40 多年来，他在假期或各种公共和专业活动中与家人（他的大家人和埃尼奥的家人）度过了快乐和轻松的时刻，珍惜他们深情和特殊回应友谊的非凡回忆，以及两个人的名字（Ennio 和 Nicola 或“EnNico”）。



AulosVox Zampini/Capra Duo - 正如维基百科所解释的，“aulos”代表一种古希腊乐器，起源于吕底亚或弗里吉亚，由木管组成，木管上有一个细长的小灯泡形状的吹嘴。改编，用简单或双簧片，因此长笛和“vox”我什至不会告诉你给出的逻辑答案 - 从这两首莫里康内作品开始，他给出了进一步的演示，几乎已经到达了设置列表在音乐会结束时，其掌控力、强度和诠释（因为说执行会过于简化和集体化）远远超出了这些类型的现场音乐的常见表演意义，确保将这种情感传达给在场的观众 - 沉着和半滋养，以及接受上的满足 - 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在严肃与滑稽之间，在享乐与内省之间 - 接近莫里康内构想中已经固有的独特性。

女高音卡普拉的舞台风采、优雅与美丽可与《蒂凡尼的早餐》中的奥黛丽·赫本相媲美，她的嗓音在整场音乐会中晶莹剔透、浑厚而充满爱抚，她闭着嘴诠释的声音“可笑”，带有一种女性化的宣叙调作为 19 世纪的贵族女性，她在舞台上与长笛演奏者深情地开玩笑，而长笛演奏者试图逃避扮演受追捧的贵族的角色，这首曲子（全部写在乐谱上，即使看起来是现场即兴创作的）“哇！……对于一个想做自己想做的歌手兼演员来说”，引发了观众的欢笑，并淡化了之前已经完成的作品的严肃和忧郁的基调。赞皮尼未发表的作品长笛独奏《CinquantEnNico》打造了一场亲密的演奏

经验主义，就像莫里康内的作品本身一样，它知道如何同时古老和现代，同时垂直和水平，地中海（就像作品的奉献者）和西方电影的闪光，这是莱昂内第一部埃尼奥的典型特征。一部作品，就像莫里康内的绝对音乐的很大一部分一样，不容易立即呈现，必须以重复的方式轰动地流动，以便掌握其所有内在价值。尼古拉·希托内（Nicola Schittone）在礼堂里聆听了这部献给他的作品的首映式，他坐在作家旁边——因为来自同一位客人，赋予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强烈的电影音乐和地域友谊——它是这部作品创作十年后，终于在他的家乡埃尼奥（Ennio）看到了由他最珍贵、最杰出的独奏家之一进行的表演，这种紧张的情感几乎让他几乎惊呆了。



除了莫里康内的上述作品外，节目还讲述了卢西亚诺·贝里奥（Luciano Berio, 1925 年）创作的女高音独奏作品、长笛独奏作品（或长笛作品）。

- 2003），比根的希尔德加德（1098 - 1179）——被认为是文化音乐史上第一位作曲家——芭芭拉·斯特罗齐（1619 - 1677），克劳德·德彪西（1862 - 1918），安德烈·卡普莱特（1878 - 1925），阿尔伯特·鲁塞尔（1869 - 1937），保罗·欣德米特（1895 - 1963 年）和最近去世的 Kaija Saariaho（1952 年 - 2023 年）。所有古典作曲家，高度而高贵的作者，都系统性地表现不佳——除了欣德米特、贝里奥和德彪西（显然排除了莫里康内，他是绝对音乐之间三重声音价值的一个特例，

流行并应用于图像以及所获得的不可改变的国际声誉)——尽管复杂,但二人组将其带到大学音乐会机构(IUC)歌德学院的舞台上,以出色的、令人感动的和清晰的参与、意图和表演传播一些作曲页面在第一次聆听时并不能立即使用,他们的约会以及(至少在工作人员中)对于越来越不习惯这种音乐的观众来说有什么一定的隔阂,不适合所有的音乐品味,甚至比电影,仍然被错误地认为是这样,相反,值得更广泛的全球大众接受。



在失去爱情和无限焦虑的歌曲之间(斯特罗齐以声乐和长笛的《L'Eraclito amoroso》,鲁塞尔以《Deux poèmes de Rosard》和卡普莱特以声乐和长笛的《Écoute, mon coeur》),葬礼祈祷(比根)独奏曲《O magne Pater》)、风格片段(长笛独奏曲《欣德米特》《8 Stücke》)、悲伤沉思的慢板(长笛独奏曲《德彪西》《Syrinx》)、说明性和忧郁的页面(萨里亚霍)女高音和长笛的“变光”),给作者如此深刻的震撼的是这首曲子

卢西亚诺·贝里奥 (Luciano Berio) 的开场曲“Altra Voce”，为女中音和中音长笛而作，以及耶什·西尔瓦诺·南凯 (Yeshi Silvano Namkhai) 和马蒂诺·皮科利·马志尼 (Martino Piccoli Mazzini) 的现场电子乐：对于演奏者来说，这是一部漫长而危险的作品，在声乐和歌唱峰与长笛演奏者之间进行了对位演奏，接近（或者更确切地说达到不和谐的顶峰），引导听众进入一种疏远的梦想之旅

- 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的最后一幕浮现在脑海中，几乎掩盖了与这首歌相关的所有其他可能的想法或愿景，其中主角大卫发现自己在木星上的巨石前，并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时空的四维性，无形的、唯一的精神禁欲自我，引导他面对上帝和宇宙的真实意识——赞皮尼/卡普拉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令人震惊和令人惊讶的动态，后来被称为声乐，向我们的耳朵揭示了这一点。声乐之后，长笛又接着长笛。正如您已经读过的那样，这不是一场图像音乐音乐会，而是充满图像的音乐。



衷心感谢 Nicola Schittone 和他的女儿 Simona Schittone, 感谢二人组 Silvia Capra 和 Paolo Zampini 的宝贵参与和盛情款待, 感谢 Giovanni D'Alò 的愉快和愉快的参与,以及 Tonino 先生让我们住在他的酒庄里, 在赞皮尼亲密的长笛演奏的莫里康内的音符中度过了一个神奇的时刻。